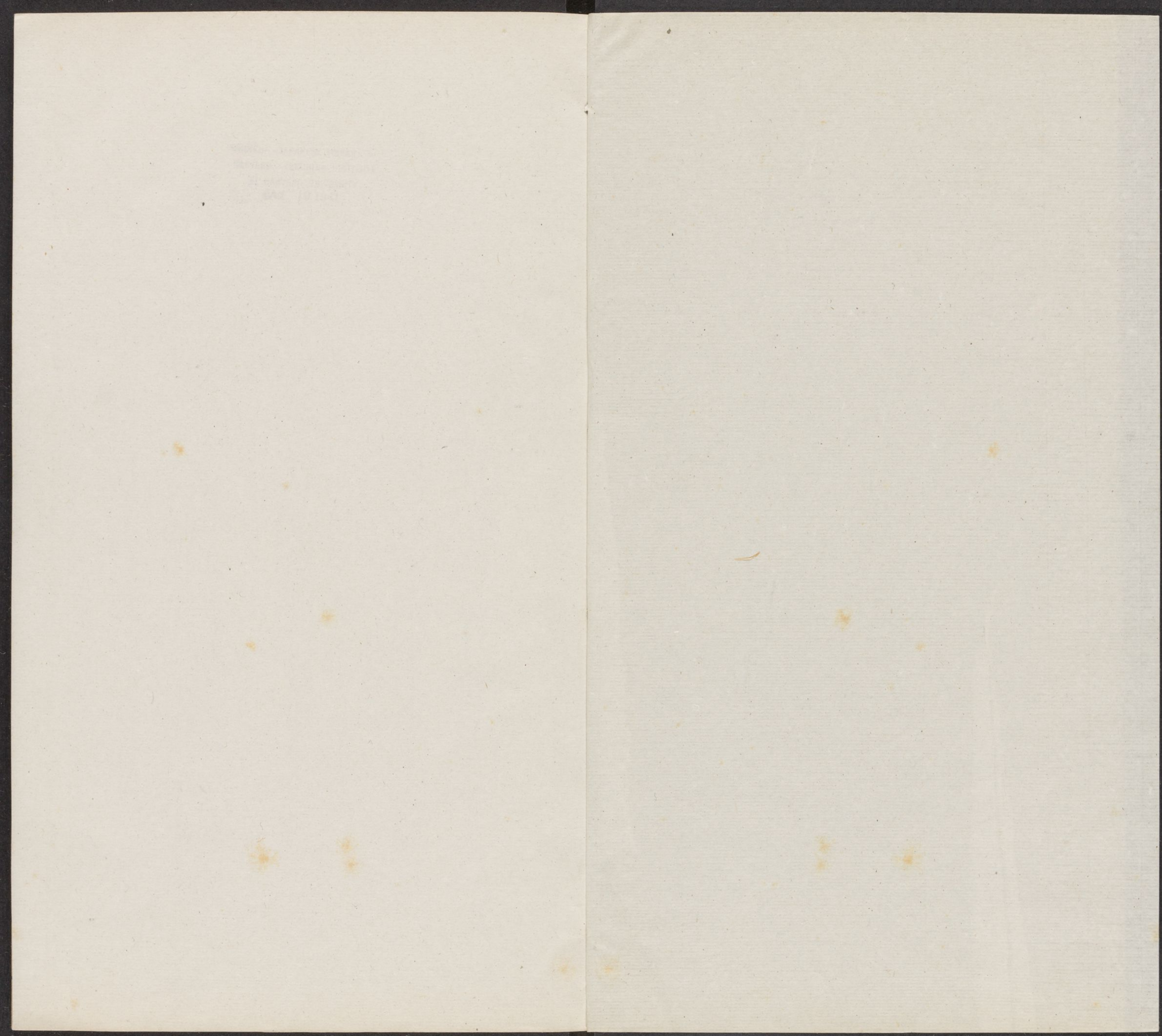


T5418/3991

2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0 1941

送襲懋卿序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蓋懋卿三十始為郡諸生五十而貢云既為郡諸生

數音朔難去聲獨響

則從余游余數稱毛詩大義難之無不如嚮也

毛詩序子

同

夏所作毛萇更加潤色之故謂詩為毛詩易係辭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嚮謂如嚮之應聲甚速也

既錄同

明年以諸生既廩與許殿卿郭子坤卒業館中藝相

雄長稱大師矣

儒林傳伏生以尚書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由東大師

無不涉尚書以教矣

按察諸公開塾于署無不延生者

塾註見送處士

歸萬安序衙齋曰署

慈谿馮公括蒼趙公蓋尤重之凡七大比

無不在諸生高等

比比較人才之優劣通天下各省皆比試故曰大比

無不謂

成名無疑而竟待歲。即猶若不得已而勿欲變焉者。屬之可以已。可以變也。初生豈自計至是哉。即以歲貢去猶

若不得已而不欲變其進取之初心生家陽丘近薛

者但屬其時似可以已。可以變云爾。不直不以其言為是也弘

縣常稱公孫弘之為人而不直汲黯也。言為是也弘

為布被食不重肉汲黯及弘位在曰弘故遠跡羊豕

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許也之間。漢書班固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

翼困於燕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

此位乎而為丞相服習裘褐。即今純綺驟御有肌躁膚癢耳。

布被奚詐焉。年六十七願生少時左挾書右杖筆牧

羊山中。年二十試為郡功曹。吏曰不報繇于陽丘尉

庭笞之。繇音姚乃卒業鄉校三十而為郡諸生。讀書曰卒

業弘少為薛縣獄吏。尋以臯罪免。牧豕海上。年四十

餘乃學春秋。弘年六十徵為博士。以不能罷歸。後五

年再以文學徵詣太常。平津侯傳丞相公孫弘者齊

為薛獄吏有臯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

秋雜說養後毋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

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

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

秋實效

句句為襲
懋卿作案

廢音聲

遠如字

士為博生今待歲應命實年五十有八九七大比無不

在諸生高等又馮公趙公諸按察轉相揚之終不得

與計偕何以異弘以不能罷歸也儒林傳今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

俱也謂令與上計之吏俱詣太常及弘再徵讓謝

國人國人則固推弘太常對策第又輒居下詳已初

弘亦豈自計年七十為丞相然且封侯也綱目弘為丞相封侯

始弘史蓋皆稱曰公孫弘行義雖脩公孫弘贊公孫

亦遇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見上遠迹時則武帝

方鄉文學弘因得以儒術對策奏擢為第一更記上方鄉文

登聲 登聲 登聲

學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白衣為天不然

帝以雄才揚權俊又歎息嚴徐之徒通鑑嚴安徐樂

下帝立召見曰公等報書諸侯王常召司馬相如等

視草草草詔書也漢書上喜文學之臣每豈其於弘

非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輒自百餘人之下以為

舉首以示在昔不能罷歸為不知弘必不然矣言昔

使匈奴忤旨罷歸今日以文學徵擢第一苟非弘善

辨論習文法豈肯自百人之下擢之居首且以示昔

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

天子察其行敦厚辨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生

此後一應上作同韻法

以毛詩稱大師。大義如嚮。何以異弘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也。獨以今

天子神聖雅好儒術。維賢不次。千載一時。視弘邈遠

矣。卽有召問。有司發策。必以新政。先事求備。必且豫

憂胡也。必豫以胡虜為憂余嘗見生為張中丞圖上山東要

害。恢竒多聞。業已就緒。要害者在我為彼為害也濮陽戍卒陳

氏蓄異生。一諸生隱然敵國。卽便宜為對。何不可者

言有成卒欲為亂。懋卿一諸生耳。能寢其謀。隱然若敵國也。泝俠傳。吳楚反。時條侯為太尉。乘傳車將

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為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乃

難去聲

朱買臣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謝不得一。以弘辯

論。豈故不能得一於十。卽欲有所專奉。有所願罷。以

此合上意耳。平津侯傳。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

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

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

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然豈異於使匈奴還報

時。弘固亦謂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也。生如能今

所對。天子善焉。盡載一時。而亦千載一遇。若猶是太常所

奏第居下。其對則在我。其時不在我也。此生一遇。彼

使去聲

弘一遇又何忤焉。君臣之遇非知無以相得而知不可為也。君臣知遇非人力所能為前以一人不合罷歸而後以百人之下為舉首其斯生所常稱公孫弘之為人者哉。

此蓋以弘比懋卿始不遇而終遇也

送宗子相序

王元美嘗與余論天下士謂子相於梁生徐生可謂

騏驥少壯一日千里何不可為也。喻其才可大有為久之梁

生往南海徐子與請金陵不調。金陵古秣陵地春秋楚威王以此地有天

子氣埋金以厭之曰金陵即今南京元美之吳郡海內交游且盡矣乃

子相又以疾去豈詩於人能使有所不為也哉子相

蓋嘗謂朝廷可能無文章之士則靈鳥不必鳴岐

山。周文王時鳳鳴於岐山之陽而麒麟為檇杙知言哉。言朝廷若

士則鳳麟不足為瑞亦與凡鳥惡獸等耳言必不可無也○焦氏筆乘檇杙辨云檇杙舊註惡獸名非也

檇杙音高兀

檇斷木也一作剛木註引楚謂之檇杌惡木也取其記惡以為戒趙岐曰檇杌者器凶之類與於記惡之名杌樹無枝也从木从壽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才則非獸名矣史高陽才子檇戲漢書檇余山稅文志檇生皆作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所論萬古一事者

矣。方吾之屬類比事。結撰至思時也。倏來忽失經營

於將迎之間。既竭吾才而不得辭。窮日之力而不得

一語。猶且不能自己也。而遑及其他。無論明良喜起

睿歌君臣之盛於唐虞之庭。虞書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臯陶拜手稽首乃虞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註庸用歌詩歌也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

地也賡續載成也言臣樂於趨事赴工則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臯陶續歌言君明則臣

與音預

良而眾事皆安。即其次朝不坐。燕不與。朝與燕皆不所以勸之也

也檀弓工尹商陽與陳棄疾追吳師及之陳棄疾使射工尹商陽射吳師斃其三人謂其御曰朝不坐燕

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憫時政得失。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

罪。聞之者足以戒。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亦何所不

得於我。言無論上者得賡和於朝廷之上即其次位甲或託詩以諷諫或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

亦何所不得行其志詩序云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

註凡以風譏刺其上者不主於政事而主於文辭不以正諫而托意以諫若風之被物彼此無心而能有

所動者也又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註舊俗謂懷思上古

醇朴之美俗而況合契古人。明請一朝實獲其心。

都是慨世之談

即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得意尺牘千金享之語曰

言占人先得我心所同然敝帚享之千金此借以言苟自得其意雖尺牘嗟歎

猶千金可自貴重也古者簡一尺一寸曰尺牘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

永歌手舞足蹈詩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

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註永長也過此以往莫之或知句見

醉言過此則不言而信是委喻於同心其有不反三

神妙莫測神妙莫測隅則屏息辟之耳而況至此言況乎詩也者古人可

以合契尺牘可以自珍自得其得或有不悟者亦聽之耳不必求人信也既以強人人

愈厭既以信人人愈疑句法本老子既以為人已其

心以為與其以不吾知者嘗吾技則豈不得已其無

辟首避

強上声

此公為文幾於化境

以嘗吾技者乎則病者乎句法本檀弓季康子之母

有假曰般爾以人之毋嘗巧則豈不得已其毋以嘗

巧者乎則病者乎乃弗果註欽下棺於椁也機封謂

般欲試用其巧技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不用碑與

繆也公肩假言爾欲以人毋嘗試已之巧技誰有強

逼於爾而為此則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爾是

謂我竭才窮日之力而得之而彼豈輒得聞焉是則

不恭之大有不恤者何也立乎百世之上使百世之

下聞風而興起是且莫遇之也四海而一人焉是比

莫立暮

肩而至也何有於我也句法本國策齊宣王曰寡人

立百世而一聖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正使不免於好名之嫌則雖陸沉下

若隨踵而至也

埃侯同

僚陸沉與世浮沉之意猶無水而亦沉也亦餘此不

朽之心獨奈何非義而冀幸不可矣之富貴以心術

之微精神之所至而沾沾焉游大人以成名也自既以強

人至此言欲求人信而人愈疑即人不吾信亦不足

恤何也百世而一信千古猶旦暮四海而一信千里

猶並肩然不可必得者此何有於我也我所有者只

餘此不朽之心耳獨奈何非義而倖獲以吾精神心

術所獨得者而沾沾求人信也屈原卜居寧詩可以

怨一有嗟歎即有永歌言危則性情峻潔語深則意

氣激烈能使人有孤臣孽子擯棄而不容之感遁世

絕俗之悲泥而不滓蟬蛻滋垢之外者詩也屈原傳自陳濯

退泥音涅淫音滄說音

溇汚泥之中蟬蛻於濁濺以浮游塵埃之子相之視

外不獲世之滋垢觸然泥而不滓者也

天下又何所可為乎向吳舍人亦為予言子相於是

也不然以子相之材在吏部何憂不即至卿相而委

蛇若是委蛇與詩解不同言委曲不得直遂也即世俗之見以竭才窮

日之力作無益安知從吾所好也獨其人實不窮一

日之力謬為詩以竊取譽不知者受欺而與稱列至

也黠音匣惠也

與音預

蛇音移

退

泥音涅淫音滄說音

都謂無益而子相不免於疑正坐此耳詩之罪也直其去也。人皆知子相有所不為矣可以無去也其尚疑子相也則人有不可信也。詩難言也。言子相無可疑而人尚疑之則天下固有不可信之人心於子相何與於詩又何與甚矣。詩之難言也。

送右都御史太倉王公總督劉遼序

苴音蛆囹
圍音零語

公既以御史按楚中。先御史所為按楚中者。猶是苴履載路。囹圄成市也。苴履則足之屨也。囹圄秦獄名。載路成市言先巡按罪人之多。

則為聽在大辟當報之。若未當者。死罪尚未審決。索隱註當謂處其罪。

也按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戍將遣若未隸

尺籍者。問軍尚未發遣。徒未送者。問徒尚未配驛。凡千人。一旦論出

之。委極枯被地矣。王公盡釋其罪。屬有司上計。公實視諸生

得江夏吳國倫諸生高第也。視諸生謂考校諸生。已而按順天

諸郡。得候者言虜狀。正言下二句之狀。古北口塞下。伏牛馬

谿谷中者數所漢書匈奴每入寇必先期邊吏皆自

謂亡害公曰不然京師視此猶宇下即一旦鳥舉

度障內如景不可復搏鳥舉如鳥飛舉而入亭障之內言易也亭障見送袁履善

序乘障史註景影字王父偃疏云夫匈奴獸聚而鳥

散從之如搏景註搏擊也搏人之陰影言不可得也

不可復搏寇且自深深入後事禦之則是以千里之師

為一日之任也先事禦之一日可戢後事禦之勢必

上乃疏請固京師召集郡國入援兵徼於便地移

檄順天諸郡先期以畜息入保而身獨馳之通州虜

擱音開上聲蓋昏而傳焉虜兵夜薄而公擱然授兵登陴矣擱然

貌陴城也左傳晉邊吏讓鄭曰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事擱然授兵登陴將以誰罪

天子由是知公名乃擢為僉都御史督治餉通州遂

堞通州而巖邑之堞城上女牆也蓋脩治其城而成巖險之邑左傳鄭莊公曰制巖邑

也南以成潞之聚焉以貳通州貳輔豈謂無它縣亦

為是足以抗虜津梁之上示有難急也

上凡再賜金幣大將軍鸞既挾

上諸將皆以兵屬仇鸞以貪虐論革嚴世蕃受鸞銀

京營軍止宜城守難以格戰請調而制虜無狀恐喝

津梁之上示有難急也註見王君城顏神碑記

喝音曷

朝廷誅已

鸞挾上之寵既今諸將皆屬而制虜無功又懼誅

乃時時來恐喝

公即餉不治不足肉矣

此句即恐喝公之言左傳孫叔敖曰戰而不捷參之肉其

足食乎而餉乃無不治大將軍亦自謂不意也

不意公有

即此亡論郡國兵日集京師仰芻粟如橐中即郡國

若諸將兵嚮虜戰却無常處飛輓及之

亡論兵集京師者給取給

應如取諸橐即兵向虜戰或戰或却大將軍卒不能

出一語為蠶尾

公有督餉之才大將軍亦不能善公也蠶尾言如蜂蠶之尾能螫害人左

傳鄭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以今於國國將若之何虜退尋移公

山東即虜至旦夕召公也而東南長吏事倭日嚴閩

粵濱海數千里各以疆場一彼一此

左傳趙孟曰疆場之邑一彼一

此何常之有註疆場之邑如鄆之類或屬莒或屬魯無有定主

乃復移公督閩粵公

既至則出行寇曰是其形不可使其相及也

當從中制之

江南之卒被甲冒胄此其什伍以會戰賊乃椎結徒

程一人奮擊以趨敵

胄兜鍪也椎音槌結音計謂為髻一椎其髮而結之故其字從

苟可薄我跣跑而至

薄迫也跣跑跳躍也探前

跌後足間踰尋

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跌謂

過二三尋也國策本言馬此借以言人韓國策張儀說

韓襄王曰秦虎鷲之士跣跑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

程音程

跣跑音徒

跌音决

甲徒程以趨敵夫秦卒之與山此地利也不如浮海
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怯夫也

拒之草岸而望賊方舟為拒我軍大當援兵自負草

也淮陰傳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註云彼雖有衆無

以措險即銜艦而守亦使瀕海無露國列檣如雉矣

凡船後持舵處曰舳船頭刺櫂處曰艦檣舳舵柱也

城三堵曰雉雉長三丈言浮海扼之則彼無所恃我

即銜艦而守亦使海濱無不遂大具艦戰募處州卒

守之國列舵柱如百雉然矣

鼓之數破賊斬首虜千餘級凡五獻捷

上皆賜金幣加於通州時已而又進公副都御史移

治雲中者踰月復以功遷兵部右侍郎俄進左侍郎

督薊遼諸軍虜又至古北口塞下即一馬不敢入矣

是歲也進右都御史兼如故朝廷得專奉東南云

攀龍曰始虜入時以走通州在公後即不得南下公

之智應烽火而身獨馳之通州也其智若插羽也喻

捷呂覽鮑叔之智應射而令公即不守通州於京

師何異取諸其懷而予之通州即京師宇下倘通州

予人左傳楚子伐陳滅之以為楚縣申叔時曰伐陳

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王曰反之可乎對曰可

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及公督薊遼諸軍虜又至

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乃一馬不敢入塞是稱一日之任矣前今坐論之臣

艦音濫舳音濱檣音濫
牆音濫
數音朔
屋板也

總論似史遷
贊休

紂音壞行而有礙也

枹音厚

滿朝廷言治道可謂盡之然天下方用兵北構於

胡則以公南絀於越則以公者不獨人材有能不能

也構胡絀越註見後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公三徙成名於天下豈為苟

去哉三徙從薊遼山東閩粵也越世家故范刑部君為

某言往過薊見家君治士捷於枹鼓枹鼓槌也以槌擊鼓則聲即應

喻其身乘障虜所不至必斥之親巡亭障即虜所不至之處亦必嚴斥候

吏日上功幕府也則已翼亮大臣矣古者出征治無常處以幕為府

舍故云幕府馮唐傳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註莫幕同刑部君公長子也名

世貞

送陳郎中守彰德序

始余與元卿為同舍郎同舍郎見送萬郎中序嘗論漢都官所

掌法至貴倨也中都官不法事得一切按之即他武

健吏何敢任威操下也漢中都官與武職徼循京師秩比二千石武帝太初元年

更名執金吾酷吏傳寧成好氣為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為人上操下如束溼薪猾賊任威註操執也束溼

薪言也乃子與無所分署如諸緹騎士則多都中豪緹

士即錦衣衛官往往自比於王之爪牙稱親禁兵雅詩祈父

牙註祈父司右虎賁之屬鳥用爪獸用牙此恣睢視人自謂王之爪牙如鳥獸所用以防衛者也

文法吏徼循京輔得自置符為儀督大姦猾從執

緹音提

爪字下有橫鉤爪字下無橫鉤

黠音區慧也

金吾分行收捕績五人用賜爵一級金吾鳥名也主行職王先導以禦非常故因是不惜辜功辜功見送

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者即維舉以文內之又群輩取受賕雖魁

宿顧曲法私與出之雖大好宿猾苟受其賄賂必曲法宥之明暗唯罪

留是克得情喜焉獄則疑亦無不巧詆具之詣其長

尉府對簿畏亡不俛首就繫者則即也獄即疑亦巧

對簿者皆畏其威勢無不就係酷吏傳張湯舞文巧

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詆以輔法註巧於詆毀人莫測也李將軍傳大將軍章大者必上告得可

反音番

事然後傳爰書委成於司寇官屬使覆鞫亦文致不

可得反可事文致俱見送萬即中序爰書司寇官屬

重廢格沮事且不得數奏讞時一聽之酷吏傳楊可

彼府掾史於懷中取輕重劾唯奉牘觀嚮以次人意

哉言司寇官屬奉緹騎士之意不敢凡繫求信於知

已徒心寬之斯越石父求絕於晏子也史記越石父

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求之越

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

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

讞音業正獄也掾音院从木非

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已知已而無禮固既已造司
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

寇官屬矣終無以變是與不仁甚也問有是不復行
論自我者乎終無以變謂知其冤屈不伸而終不反其成案也問有是句言試問余與元卿

同在刑部時曾有如是奉緹騎士意不復行論自我者乎余知元卿志念深矣公

實君子也語不及之即危行愈於不得其言者哉嬰

康誥要囚服傳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行乃按簿中要囚服念之謂人

情不可使不樂生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飾辭以視

則指道以明上奏畏卻鍛鍊周內民安得不在鼎也

路溫舒書夫人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

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內之註

卻退也畏為上所卻退周內謂精熟周悉致之法中

也左傳晉鑄刑鼎仲尼曰貴賤不愆所謂度也今

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註民知罪之輕重在

鼎則棄禮元卿於法律家能橫佚言見法能輒取橫

徵書也謂吾之所言能橫能佚能盡其說也韓子書又非吾

然亟痛於猜禍吏漢書王溫舒好殺伐徒請召猜禍

好猜疑人作禍蒞彼長尉府所對簿一一摘見其冤

狀舉之廷尉歲凡十數章言元卿惡猜禍吏為虛故

者無不稱淑問焉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

康誥要囚服
人心謂獄
辭之要者服
鷹而念之為
囚求生道也

用集句之体
而不見痕迹

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彼長尉亦
 亭疑法奏讞疑事淑問見送袁履善序末
重有度尤稍稍上輸乎矣
呂刑報以度尤註謂降之

而乎註言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也此言彼長尉見元卿不可犯亦懼罹於愆尤凡上輸者稍稍
又署法故得誦其緹騎士即捕逮者至反
可信矣

覆就簿詰責之示不可罔
竟無敢引是非爭輩相戒無犯髡郎
刑部之法得與緹騎士抗即連逮罪人者至刑部官

得反覆辨詰之示不可欺罔
也蓋元卿與其兄駕部郎錫卿咸美且慤云
髡與髻皆多鬚

貌漢史關羽美鬚髯曹操謂之髡將軍宋史楊沂中破劉猊于藕塘猊曰適見髡將軍銳不可當遂與數騎遁去相戒曰毋犯髡郎也
後署所部中猶以下皆伏有勢者為

游聲譽稱治而守命且下矣
為游聲譽非重之也蓋欲麾使出守耳王溫舒

傳溫舒為中尉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猶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
彰德為

畿輔南鄙
河南彰德府安陽縣
白

趙簡王稱藩安陽議非素重臣不能任
汲黯傳公孫弘疾黯慤直

乃言上口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為右內史
余觀元卿

治署中何以異於守時極知元卿無害
蕭何世家何

沛主吏掾註謂有文理不刻害也酷吏傳亞夫為丞相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

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
無已則勿以越人治郡人乎又郡

事責大指而已此其不與署中同者
汲傳黯治官理民好清淨其治

議論用袖添
 法前說署中

夫以異守此
又郡事不與
署中同可謂
吾辨

責大指而已不苛小方今卿士大夫各因時廣

主恩建立明制無不彬彬仲山甫將明之材大雅肅肅王命

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註肅肅嚴也將

奉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也王命之尊嚴山甫則

則能明而辨之此其為令德也乃莫敢別播敷相與

條列就一代之法斯不已遜於為郡縣出政宜民者

乎言內而卿大夫莫敢建一畫不如外任而郡縣守

也今出政宜民更得自由也康誥乃別播敷謂別布

條教也西門君引彰水為十二渠溉民田澤流於鄴其

君祝今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記魏文侯

鄴今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當其時

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可以樂成不可與慮始

今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今父老子孫思

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富足溝洫志云魏文

侯時西門豹為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群臣

非藉守令何以聞於人主哉何謂不得於朝廷謂為

棄居郡也汲傳上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為上泣願

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

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

又核其民風
作結煞

矣貨殖傳邯鄲亦彰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

余從元卿署中游居則謂良二千石與天子其理也

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

豈亦慕黃次公霸朱仲卿邑為人哉仁厚出於精嚴

始能立也漢史黃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為天下第一宣帝制曰潁川太守霸

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獄無重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徵守京兆尹○朱邑少為桐鄉嗇夫廉平

不苛以愛利為行未嘗笞辱人存問孤老吏民愛敬之遷北海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為大司農惇厚篤於

故舊公正不可交以私身為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供族黨家無餘財及卒天子下詔稱揚賜其子金百

斤以奉祀又收應余觀元卿之治署中無以異於守時矣前

贈王元美按察青州諸郡序

元美王世貞字所為守尚書郎九歲當遷者再輒報罷則

貴人側目矣側目怒視貌言為權貴亡何稱治獄使

者北察燕趙諸郡即今居十月而竣事齊語有司已

且入致命于已罪也

天子乃遷按察副使奉璽書治青州部兵事焉命

世貞為山東按察副使整飭青州兵備分巡青萊攀

龍曰青州府屬故四塞國也史記蘇秦說齊宣王曰

西有清河北有渤海今其民豈猶無不吹竽似笙三

批即奇宕

亡旨無下

同

已罪也

命

攀

日

三

踢音達節
踢也

鼓瑟似琴二五弦鬪雞走犬六博投六箸行六棊謂之六博蹋鞠者乎

劉向別錄蹋鞠即蹶鞠一云蹋鞠兵勢也臨淄之途黃帝作蓋因娛戲而講練武士知有才也

豈猶無不車轂擊車牽相擊也說苑齊人好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帟

帳屬在舉袂成幕者乎袂袖也○史記楚秦說齊王曰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

吹竿鼓瑟擊箠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蹋鞠者臨淄之

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帟舉袂成幕揮汗成雨

有之然利不在上也倘今猶有此俗非上之利也管夷吾用齊而

罷士無伍罷病也無行曰罷無行之士無與為伍與其為善於鄉也不

如為善於家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齊國語管子為政匹夫有

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

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夫是故民皆

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家斯禦戎翟衛

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

中夏成九合一匡之功而諸侯皆得以鞭箠使矣國策

蘇秦說齊閔王曰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今其民見以為無不吹

竽鼓瑟鬪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然暴子弟亡賴

少年爾不采金於山即煮鹽于海矣漢時吳王濞有豫章銅山招致

天下亡命者以鑄錢東煮海水為鹽郡國吏輕扞厲欲來捕亡人者公共禁弗予遂約七國同反輕扞厲

禁恣睢辟倪皆側目恨視貌往往內交亡命傾身為

內節納字
亡如字

急仇家不鮮白刃以視亡命殺人之而逃亡奔命者言

其急或仇家不肯釋然與其逮於法也不如聽於豪

不畏法偏 是大亂之形日具而有司者所不知即為

有司者所知微欲持其陰事吾恐其發在左右之後

也言此奸黨能先發由是中獵以下猶姑逋逃伴以

示遜殺有司之怒殺止而其大者不挾眾負固恃強不服

即自詣臺對有口才能有司者不問矣寢其事不鞠問有司

者問之奈何卒能以其黨今自攻今年一長吏明年

一長吏又奈何卒能令有司者不問也以下言不問之故三

尋之矛唯敵是求二矛長振臂一呼超距十丈王剪伐楚休士

卒數月不出忽問曰軍士可事對曰方引而更卻如

祕音秘

曳風雨齊策戰如雷其搏秘如組言其柔亦如掉

蝟言其多其盤鋒如輪亦如積環堵墻而進言其衆矢疾

不得加劔銛不得接不埃尺符捷於烽火言其捷三尋

之矛若鄧林矣自三尋之矛至此言此輩然則今日

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帟舉袂成幕者豪

為政也皆豪俠恣橫縣官豈有賴焉天子謂之縣官

王于興師則占籍自偷不著同袍之義詩豈曰無衣

于興師脩我戈矛與子同仇註秦俗彊悍樂于戰聞

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以王命而興師則將脩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權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有司者一

鍾真先

一治賦即又狡憤而起坐索輜重裹糧于橐人歲不

饜百緡緡錢也高秋徵戍攫市以行之物以行奪取市人澳陽之

野何多韎韐之跗注君子也韎韐之跗注三逐楚平王

見王必下奔退戰王使工尹襄遺之以弓曰方事之

服自腰以三尋之矛十五相構軍法以五人為什傳以

章幟寢處其間章幟即旗幟章其別也國策變其徽

釋水而游左傳昭壯五年公徒執水而踞注水箭爰

喪其馬下注於是居於是處於是喪其馬而求之於

不知獾狁受服離次無闕志也

緡音講三音脚蘇音妹跗音膚

也構音溝

離次音離

杵作

天子之鐘鼓寔式靈之於社而受胙肉即受服之意

汝何多之有周禮

杵浦之後有君子六千人吳國語越王以其私

貨覆者三千人矣倭夷有伏兵故偽遁而有司者初

亦唯以汝為功又不佞以勤縣官而怯於公戰即有

豪寔應且憎以慚我有司我有司豈願有問也言有

亦以夷遁為功不謂徒費縣官而怯公戰即無賴豪

少年外雖與同事心是憎惡其所為以為有司之愧

有司卒置之不問耳左傳周襄王拒晉文公請隧曰

靡與磨同磨
勵之意

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寔應且憎以非余
一人余一人豈敢有愛也句法祖此
語曰虧之若

月靡之若熟韓子君必自執其度量厚者虧之薄者虧之若月靡之若熟
簡今峻誅必盡其罰

元美若能使臨淄之民無不吹

竿鬪雞走犬六博蹋鞠相樂也而又無采金于山煮

鹽于海是匹夫不善可得而誅也何辭之與有言如此則

若是采金于山煮鹽于海也尚將使其為善

乎鄉也無以異為善乎家以為罷士伍而輕扞厲禁

恣睢辟倪與睥睨同豪大者其未可遽問也言如此則亂尚未可遽問

元美其從堂視室左右將自復若曰為勞幾

何而歲且繼食縣官而必置之則是使暴子弟無賴

少年登瑯琊之丘北嚮而歎也其若徵戍以勤

天子何何以春秋高枕自媮快也言有道以治之此輩將自復職業若

曰姑且置之則此輩歲糜糧食乃置之不問是使此

無賴輩得肆志也謂天子徵戍之意何且我輩何以

得安其位也吳國語吳王曰若夾谷之會魯行相事

者誰哉左傳定公十年公會齊景公于夾谷孔丘相

元美其才一日可鞭筆使青州夫何可使寇

令也言昔魯相夾谷之會者何人我輩可自諉也元美之才便可化誨青州叔功於一日何可使豪

章法全祖
請隨來

句法

為政若禦寇之號今也吳國語越王使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君王不以鞭筆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今焉

不然元美徂喜自用某安能知之

莊子徂公養狙曰

四衆徂皆怒又曰予若芋朝四而暮三則衆徂皆喜此借言其用徂詐之術也某所以知者

元美有績以間執諸貴人繫不食夫我者爾

言元美若持才

自用則我不敢知我所知者元美故有不畏疆禦之績諸貴人側目則此舉必有以塞諸貴人之口不使謂吾儒無用如匏瓜之不食也以間執諸貴人即左傳以間塞讒譖之口之意

旬法

送汝南太守徐子與序

漢所謂良二千石者政平訟理庶民忘歎息愁恨之

心也見送陳郎中序即黃次翁為潁川宣布詔令今民皆知

上意而寬和為名見送陳郎中序綱目霍光既誅上官桀遂以刑罰痛繩群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

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名龔少卿遂為渤海悉罷

逐捕盜賊吏非使勝之也將安之也漢史渤海歲飢多盜上拜龔遂

為渤海太守問何以息其盜賊對曰海瀕之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

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即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將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願丞

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之乘傳至渤海界先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

此篇大率是破俗論為子與解并自為解

鉏鉤田器者皆為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鉤而已各稱天下治行第一矣乃今良二千

石猶難之每坐以為不可及何哉豈無智能用非其

數耳言此二人僅用寬和為政而已治行稱第一矣

與才幹有方且從旁謂我二三兄弟文辭相矜不達

於政雖摘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賈於當已用不效

世務粗悟所居廢亂安

在其以經術潤飾吏事也超然自以為一輩而幸我

之敗以甘心則何用我二三兄弟為矣言彼二千石不能及黃霸

粗悟與齟齬同齒不相值也即不合之意

龔遂方且咲我二三兄弟徒以文辭相矜不閑吏事遂旁若無人超然自以為一輩而樂我之敗以快心則安用我二三兄弟為然而我二三兄弟實未嘗無實效也往者

元美以 璽書按察青州諸軍事所部亡命采山煮

海之徒長矛距踊之士翕然解散見送王元美按察青州序使有

司無復沈命坐累之憂沈寢匿命亡逃謂沈匿不發覺之法也酷吏傳自王温舒

以惡為治盜賊滋多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發兵擊之然復聚黨阻山川無可

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

蒲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子相

不言故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子相

此言元美之未為不效

此言子相之未為不效

子相宰相宗臣並去声

叅議閩中身在圍城談笑却虜是時謀者言倭寇將至去城可

十里許三司今閉城門城外諸逃民不得入宗臣曰彼獨匪民其遺之也遂按劍守城大開城門盡納諸逃民迨城閉而倭寇圍福州城矣宗臣又因計借博令謹守城西以與賊抗寇未幾解圍去

士弟子員條上禦倭策宰相至讀不能置即有謁聞

中諸軍事者未嘗不曰此策具是矣明卿吳國倫字三黜

在去就之間所居稱平似潔似辱嘗知邵武府事民甚便之我二

三兄弟豈為不效哉毋論君子自好視人太輕始責

務盡卒抵以因而務不相能不能相容之意即上之臺中省

中若建藩若陳臬諸執事下之丞尉功曹若縣令長

無不相待以為治而相適以有成此霸所以毋失賢

此言明卿之未為不效

臬百業

者意漢書長史許丞老病聾督郵白被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且善助

之毋失賢者意而遂願得一切便宜從事也見今之良二千

石有則不近利害視勢取附巧為繫援使游聲譽無

米鹽之功而竊高第之賞此奔競之二千石有則云者言今之二千石縱有良

者則是善於奔競乃稱良耳不然則亦不則惛惛無

是惛惛無能但不與世陵競乃稱良耳不則惛惛無

辨吏緣為姦之提衡之術而病神明之稱上陵之不

悛下嘗之不報此惛惛無能之二千石後漢宋登為汝陰令英明能斷號稱神父○陵雲

傳雲補浚儀今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一縣稱其神明郡守害其能屢譴責之雲能去官百姓追思之圖畫形有則迂濶聖化鹵莽勸課欲治之急還

悛音荃

復廢亂危加之愀焉輕省之藐焉過聽偏昵躁不自

持雖有喜功趨事之心而無從善闕疑之度此輕躁喜事之

二千不則牽於猜忌馭於嫌疑佯示其求諫之迹而

惟恐聽之則彼因以藉資微見其親仁之名而惟恐

昵之則彼因以賣重韓子書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註薦

彼細微之人言堪大用則疑其挾詐而賣我之權論其所愛之人則疑其借我而資彼若存若

亡使長者自沮而利其疏似禮似倨使故舊自遺而

坐之怨不知一人聽而萬夫緘口智者不敢也非所

昵而姑受其任義者不為也扱綸錯餌迎而吸之不

可以得魴而長者遠矣說苑子賤為單父宰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

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

之者陽橋也其為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

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耆老賢

者而與之共治因緣其意而與其私猶之暴不公之心於國

人也而故舊駭矣然則有所陳對安得長者之言而

稱之自牽於猜忌至坐之怨言猜忌挾詐之二千石不知一人至此正駁其非漢書宣帝徵渤海

太守龔遂詣行在所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府俱遂與俱行至官下待詔官府門將入玉先生

謂戶即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太守來望見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今無盜

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日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渤海今盜賊不起也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官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為木衡丞以渤海太守為水衡

言音無下
同

非無智能用非其數而節度淺深適至是而止因坐以二子為不可及耳今由王生所教戒觀之文辭豈可少乎次翁為吏自喜即經術亡益安用從

獄中受書矣

漢史宣帝詔議武帝廟樂夏侯勝言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不宜立廟樂於是丞相御史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勝霸既久係勝欲從勝

受尚書勝亂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係再更冬講論不怠子與今為

汝南何異汀州時文辭經術誠亡當於今之君子然

業已為之我二三兄弟所恃以厭人之幸我者在是

幸我即上文幸而何可使人更謂子與曰太守甚苦

我之敗以其心書策稠濁吏事旁午經術文辭一切無恙乎設為人譏子與

之辭言太守甚勞苦文書紛亂吏事縱橫而經術文辭一切如故不以分其心乎策簡也大事書于簡稠

多濁亂也言有司文書多閱則昏亂旁午猶縱橫也今人問病曰無恙此只借言之子與既無

是四者用非其數而又有以厭人之幸我豈為不效

哉厭壓同余猶識在鉅鹿時鉅鹿今北京順德府滄真嘗為順德太守子

而何可至無恙乎為句稠音耐密也

與與元美輒責治鉅鹿狀曰無以國人慮同舍也同部

皆假借議論

為郎曰同舍

子相謂余即上績書考功

時宗臣為吏郎考功郎

乃鉅

鹿太守以殿聞我何以私故人

有功曰殿無功曰殿

明卿亦謂

假今 朝廷雜問上計吏爾條對失

上意在後叩頭謝

時吳國倫為給諫

我以給事中臨飭左右

又何忍見爾於此

臨節臨蒞而責問之意漢宣帝紀天子召上計吏使侍中臨飭如敝

指意鉅鹿畿輔也余才出子與下甚遠即無是二三兄

弟左提右挈子與何患焉余既上計

上郡縣計簿

子與與

元美輩數過勞我何為也行治獄使者

即今恤刑官

與明

便去聲

因圖音慶

卿信宿我境上何為也

一宿為宿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元美繼至一

日致讞三日致飲曰太守何得囹圄如此

蓋謂獄無重囚也

此子與所知又何為也凡以退而考察所行不欲有

名實不相應耳

漢宣帝每拜刺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有

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

今豈敢言報子與亦謂子與有意於

二三兄弟者如此矣

徐子與名中行

送濟南郡丞陳君上績序

公以六年考滿上績行矣郡長老曰公蓋兩佐大郡

而於濟南者五年云濟南山東首府所為諸中丞御史監司

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以十數治行具是矣是將

何道必獲乎上何道所居輒效也郡州縣二十濟南府轄

十五縣凡四州轄十一縣其州縣三十即游徼吏更十數輩終歲不能

徧陌落何以令皆如其身家至焉者盜起必覺捕必

得乎游徼巡行邊境者陌落阡陌中村落也如其身家至言如親身至其地家家而察之渠展

之田瀕于東北渠展齊地沛水所流入海之處可煮鹽之所也煮涉無窮時

使去聲勞去聲行去聲

瀕音濱沛音濟

涉水可為塩者管子書今齊有渠展之必以筴市無

所積之販者豪歲以一二群輩非必主名逋逃有所

而逃亡日捕逃亡泛為引逮乃旁規賂免不則以為捕者輩課

捕者輩以其課自贖為之贖尋受記出而販者相慶

矣此民與胥為奸之通幣公罪一之私賄什之奈何以易之也

言私賄更多於公罪其弊難革亡伍之士不常窟穴即里閭故舊寧

轉送通飲食為一夕之行終不肯身自為詰責一坐

株累抵遣而後已言亡伍者深藏無定處諸故舊又從而護之寧勞於餽食終不肯首

告必至株引連累及於遣戍而後已以妨本業非便計矣而幕府對簿

務求滿品何以應焉不惟民妨本業且無以應幕府之徵索見居是任之難也幕府

見送右都御史序對簿見送陳郎中序滿品見送汝南沈命父老皆言他省主輸

縣官吏前發藏其家假道郡西偏諸邑故示封識唯

謹者夜乃撲其所發篋作剽客狀桴鼓號衆以縣官

利害脅諸令長償焉如委簪阱此言主輸吏之奸幸

不於驛良家子不任患苦乃傾產授銜轡諸猾少年

猶之羸敝載路行李往來疲于奔命恐諸令長得以

口實也口實如口中有物得以藉口之意郡請藉于太山歲緡數十

萬然後之以祈祥人自為致耳不可得而賦可得而

識音志

桴音孚號

平聲長上

聲

簪音寬

羸音縲

校乎君子重領之

重難也畏也惟其不可得校故君子難於領之也藉于太山即管一

書所謂藉於鬼神之意詳見誌序五吏安用鯁脯註

唯利所在猶將潰之防誰

敢哉尺箠控之乎

言無敢控制之也李燾論寇萊公曰百萬貔貅尺箠管之

日漕

河之役徐兗之間作者數十萬人大司空

工部尚書奉

天子明命出行河郡興卒操鋪受署如期而竣

鋪起土之

物長鍼也竣竣事而退伏也齊策已於事而竣

首事以為它郡望而大工舉

矣余曰凡此者公所由以為治行者也公固以穿窬

拊捷抽箕踰備之姦不必問而必令淄萊阻山青幘

白矛之徒伏不敢動為急乎

拊開也捷鍵同鎖也抽握也備後垣也青幘以

躓音停

徒之耳必過禁販者斯大商蹠財不疏不行矣法不

得而盡也

自余曰以下一一應上上段言弭盜得策者一此言理塩得策者二○蹠停也貯也

亡賴之謂居積停滯也平準書富商大賈或蹠財後貧

亡伍之士盡里閉亡賴飲食

輩滿品上幕府孰與濮陳氏亡命戍卒至挾重臣恫

疑諸郡豪少年者捕必得之足以寢成禍弭亂形乎

此言戎政得策者三○濮陳氏即送襲林卿序所謂濮陽戍卒陳氏蓄異者是也恫痛也恫疑疑之甚

孰與濮陳氏至亂形乎為句

驛車馬不終塗。縣車馬為兼驅。必令詭以羸敝取逸。縣并廢矣。善哉良家子。人自當御挾銜轡。習患苦。寧出納無時。不願為諸猾少年牛酒費也。驛傳得策者四以藉

于太山。譬之大官。

供天子膳羞之官

養者。朶願。農者引指矣。

易舍爾靈龜觀我朶願朶願欲食之貌猶垂涎也引指即染指於鼎意

故唯無意可貳

於神明

藉于太山得策者五

漕河之役。身護群卒。所署旅飲食

以視糗糒。露櫛木以勸作息。

旅飲食示與同其苦露櫛沐示與均勞逸禹紀

糗音丘上聲櫛音避皆乾飯也櫛音即

皆是也

漕河此得策者六

夫凡此者皆是也。我不敢知。知其

勞去声下同

所為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諸薦疏。與書相勞者如

是得具論之耳。唯是詰盜鹽法戎政驛傳。藉于太山

漕河之役。無弗為也。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無弗事

也。駢至迭出一。彼一此無弗安也。

句法本左傳宋公于鮑禮于國人宋

飢竭其粟而貸之自年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毋以

是道必獲乎。上是道所居必效。邪不然。欲諸薦疏與

相勞者以十數。如出一口。難矣。今日攝一州。明日攝

一縣。五年於濟南。無弗蒞也。受成而已。不欲持先後

令長短。獨謹姦吏。使勿得緣絕簿書。如一日耳。其

令長之長上聲短長之長

它興徭治賦筦鑰之常不具論云言其時或署州縣印但持大體受成

事不欲持先後令長之短長獨嚴核胥吏為姦則五年如一日○緣絕簿書見漢史長史許丞老病聾督

郵白欲逐之黃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

奸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知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太

甚者耳註奸欺之吏因交代漢郡都尉秩比二千石之際棄匿簿書盜去官物也

亦已貴倨按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故六百石景帝中二

年更名都尉乃循吏所稱獨龔遂字少卿黃霸字次公諸君子

其都尉之賢多以太守相掩無傳者掩於太守不自列於循吏傳

父老所睹記少卿次公之治行亦唯罷逐捕課是龔遂為

渤海事見送汝南太守序收歛米鹽靡密吏出不敢舍郵亭何以

異公是黃霸事詳見送靳子魯序參考陰伏註○師古曰米鹽言雜而且細靡密亦瑣碎煩密之意

然黃霸置郵亭鄉官鄉官者鄉所治處也又次公守

京兆坐乏軍興公奚讓焉漢書霸以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發民治馳

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之軍興連敗秩有詔仍歸穎川太守官以入百石居治如其

前前後後八年余讀諸薦疏與書相勞也介者高其守

幹者壯其才恬者美其度達者鑒其識可以觀獲乎

上有道而所居輒效自經術相成也漢都尉多任即

佐史察舉吏又武健自將不以經術相成故其賢無

身說少卿次公正以序陳君之績

見陳君有徑術又高漢吏一等

傳漢鄧都寧成皆以郎遷至都尉王温舒尹齊楊公僕皆以吏遷至都尉皆不以經術皆以嚴刻名

於龔黃既無讓焉而得諸中丞御史監司使者經術

相成以薦勞圖共理之治豈終相掩哉雖有良二千石不能掩郡

丞之父老何自疑之也因上父老皆言云美政云故以此一句收

送魏使君入朝序

昔者漢宣帝以渤海盜賊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也又

懲沈命課累之弊見送汝南太守意甚憂之選能為

渤海者得龔遂今觀遂之為治渤海自農桑外移書

罷逐盜賊吏而盜賊解散民以蓄積獄訟止息而已

無它異政罷逐盜賊吏見送汝南太守序漢史龔遂為渤海太守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

乃躬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

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為帶牛佩犢勞來循行郡中皆

有蓄積獄訟止息及入朝帝亦曰君何以治渤海今盜賊不起也見送汝南太守序蓋已深喜其得人而亦未

解音辭

嘗以他異政望之。今

天子神靈威武。群臣無小大遠邇。無弗仰成。以効其

理。日則東郡禦人于貨。

長上聲下

天子赫然切責疆場諸長吏。自二千石以下不能禽

制盜賊者。意蓋獨至。即吾終歲南奉倭。北奉胡。豈少

間去聲

諸執事而寧困於役乎。是豈乘間竊發之時哉。言此輩乘

吾南倭北胡之時而竊發耳不知吾即奉倭奉胡無已時亦不至少諸執事而困於軍興之役豈得乘吾

間而竊發哉言制之有餘力也以順甫為濟南郡。濟南與東郡一彼

二音無

一此境相接也。一彼一此見送右都御史序亡何而陳氏者。濮陽成卒

實倡亂於淄萊之間。淄萊濟南巖邑也。淄川縣萊蕪縣皆濟南府

巖險之邑巖邑字見左傳順甫言於諸長吏曰。某也。戍卒窮來歸

我。不論輸行伍。斯置之耳。何至使挾廷臣。以賣重恐

惕中丞臺。以介其權。罔上以啗下。為也。何乃懸不可

知之功。而坐使擁眾。以要我。此言諸長史撫馭輕薄陳氏戍卒之失策輕薄

少年。業已佩牛帶犢。已見上註廢其常產。吾而無所用之

則激為非。一為非。則分必法。而務肆其不逞。不底滅

絕而不已。此輩一為非自分必陷於法小犯亦死大犯亦死遂亦肆其不逞之心直至死乃已

逞快萬一不弔。使者督之。不弔不見憫恤之意見詩經勤大役興

擊之。吾恐沈命課累見上之弊亡時已矣。自吾而無所用之至此言

無所用即吾有所用之方。今疆場之臣徧天下不南

奉倭北奉胡。奉即有事於無以春秋耀吾甲士。國語

曰若無越則何以曾輕薄少年亡命之徒是特耶。何

以示天子神靈威武而勸守臣乎。此又言有所諸長

吏以為然而屬順甫。先是順甫奉行諸長吏所置伯

格長法甚謹。史記王温舒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購

受投書之器告女姦盜者則投書函中伯格用是微知

陳氏與淄萊輕薄少年亡命之徒通飲食借交為姦

屬音燭言曠順甫使治之也

難去聲

狀。一日召十餘豪勞之曰。若等甚苦。義不費縣官一

錢。身裹糧而赴國難。吾為若言於諸長吏。盡隸若於

尺籍。尺籍書其姓名籍貫於一尺之板。馮唐傳唐曰

倉卒傳檄。將安若而數軍實。謂將按尺籍而查覈卒

至以數吾恐愆期之誅。不得以農時為解矣。若豈欲

之乎。數若字豪相視稽首。順甫因廉之。察間多苟且

就焉。而視利害為去留者。有始為所啗而中怏怏移

德之者。任安傳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趙禹

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禹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

易去聲

縣官稱天子
即所謂陛下
之意

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有少年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註移猶施也

失計而卒以為易與懼其敗連坐而佯附之者而猶

覲食於縣官也及聞順甫義不費縣官一錢而又將

隸之籍其情立窮而眾乃解散然後中丞臺得以尺

筆相加遺左傳子及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不用一逐

捕吏不移一字書而濟南以安濟南以安斯

天子赫然切責東郡者而吾敵王之愾於此愾恨怒也左傳

密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其以入朝於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天子亦將必曰何以治濟南今盜賊不起也甚稱朕

稱去聲

愾音慨

稱如字長
上聲
矚音開

意此不亦順甫得以神靈威武所變化而陳對於

陛下而稱長者之時乎見送汝南太守序向使順甫武健自

用即一日逐捕矚氏宗人三百家而犁求其黨何不

可者酷吏傳濟南矚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鄧都為濟南太守至則

族滅矚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無亦

天子則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而勝之邪順甫何

以為解也居則曰今之君子無大小無不朝夕耿光

思媚左右若不能一日于外者立政云以覲文王之耿光謂文王光明之

德也思媚左右謂思順愛即使久留內無以效其理于天子常在天子左右也

稱去聲

而稱

上意奈之何一日于外矣而無以制盜賊奉職無狀
天子實心輕焉博士雜治不出一語侍中臨飭視人
以極何以謂圖天下之事也臨飭見送汝南太守序子有四封
而盜賊不詰何以使民農集畜積而獄訟止息哉詰治
也左傳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是時也一日不能于朝矣故
所患無以稱

上意而效其理耳不然何郡之丞若尉歲入賀州縣
吏歲上計凡以欲知君父無恙者無已時即所謂間

者闕焉不得聞問亦古之人主繾綣

情意綢繆之意

臣子之

至情今勿論子與於汝南以罷去自阻即邵武孔棘

明卿猶若所謂待罪於郡矣然則順甫之業獨在采

菽之卒章矣乎樂只君子天子葵之優哉游哉亦是

矣矣

采菽天子所以答魚藻之詩此四句其卒章也葵揆度也矣至也言樂只君子則天子必能揆

度其心而知其底蘊又嘆其優游自適而至於此也然後乃今可以觀

聖天子神靈威武之大而郡國吏奉職之有人也盛

矣哉

孔棘甚急也雨無正詩維日于仕孔棘且殆註入皆曰任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至以為不可使而枉道者至以為可使也此仕之所以難也

中丞劉公薊遼疏議序

公既移鎮薊遼者三年所奏議

先帝時疏凡五十有一章攀龍受而讀之曰大臣身

制四夷從闡外請便宜報成事闡謂門限此郭門之闡也馮唐傳臣聞上

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寡人制之機闡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奉之

權相生利害旋踵兼聽獨斷務出萬全而使凡厥為

功若自口出下從中議如凡所見以稱

上意而論道之臣周官推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覆詰之沮有

將順之美義所必至辭足達之非是曷繇哉非奏疏無由通

稱去聲

上德達
下情

屢音勤數
音朔下同

先帝神武雅歷疆場之政屢屢於慮也屬鎮以來虜數入

寇輒下明詔切責違玩風火示急輒以邊大臣徒

往來文書問鎮十路而齊二三其悉意以實狀唯是

孔邈京師孔邈甚近也周南父母孔邈王將舉事朝發夕聞誰

敢哉微寵靈益持重以假須臾無它變與其幸不可

知之勝挑怨嘗禍不可也此言幸勝速禍固不可即圖戰守戒

屬夷怪率常媮近效與其易而置焉之駭衆不可也

媮偷同此言丑常襲近又不可莫尊於中國莫嚴於畿輔

天子命我而虜數入寇王憂臣辱是周公所膺義不

至懲艾不得已矣宋仁宗許契丹歲幣遣富弼往報聘弼入對叩頭曰王憂臣辱不敢

愛其死帝為之動也疏蓋曰必剪滅此而後朝食者臣之心也

左傳晉侯與齊侯戰于鞏齊侯曰余姑剪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註剪盡也介甲也言我且盡滅

此輩而後早食遂馬不被甲而馳晉師公一經畧輒及搗巢傾虜巢穴而使

虜常備我其罷不減於中國則自憚入寇因以為今

先聲致之又使首鼠顧望鼠性多疑將出穴且前且却而卒不果故謂躊躇不

決者曰首鼠魏其傳武帝怒韓載曰與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為首鼠顧望結聚瓦鮮是謂

伐謀孫武子云且曰殘傷之餘次第就緒卒期底績

搗音島

罷疲同

以慰永懷

虞書乃言底可績三載謂舜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周南維以不永懷欲其不

至於長以爲念也 蓋

先帝前已壯之遼之後一月三捷

采薇詩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戍人自

言我何敢以定居度乎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以報天子也

爲拊髀稱詩焉

馮唐傳上

既聞廉頗李牧爲人良悅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搏即拊皆擊也

髀股骨也 而公復條所自與創舉者三事感動

上意。延論道之臣以終前疏。自今觀之。置裹糧待敵

之士。不以食版築自衛之力。則坐費而其防必不工。

此創舉 中屬夷挾賞之詐。不以廣各邊分探之情。則

仰寄而其備必不豫

此創舉之二

欲唯勢是乘。戰守相爲

非先立於自彊之地。則失恃而其應必不給也

此創舉之三

信乎。發日新於熟計。身倡始於前聞也

二句見百將傳謂熟

計而後發則變化日新前未有調集兵馬疏更拳拳

戰守竒正帝爲采納其說。非常視公矣

言視公爲非尋常之人相

如傳蓋聞世必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 請斥四海治壹使邊無遺險

論道之臣見以爲得策。公猶曰設守之兵于深于堅

可據以形

雖深亦可測雖堅亦可入

卽未出鋒鏑之下。終不敢自

詭必勝。是豈一日忘戰也

刀刃曰鋒箭鏃曰鏑

不然無剪滅虜

鏑音酌

詳創舉者

事

肇覽同

難去声

而後朝食之心。猥以幸不可知之勝於殘傷之餘。施

無次第。挑怨嘗禍。應上幸。勝挑禍。若休於易置。不著超然遠

擊之見嫌。以創舉自與。而性率常以塞命。應上伍常。媮近效。

上且按疏切責。此何義乎。微將軍誰不樂此者。論道

之臣覆詰相難安。得采納其說。明詔相勞。群推得

策也。反應上帝采納其說及論道之臣推為。得策意相勞以為有能而相憫勞也。是編也

疏所謂今之急務。臣之所言即臣之所行者也。公起

進士贊畫雲中。雲中北鎮守。關要之地。蕩平倭患三十年於此

籌策北虜明矣。史記孫吳贊曰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非不

落克國之詞
質實慨惻

知朝廷之大議。臣如流嘉謀。日聞於

上。無非奏議。顧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身閱利害。

豈嫌創舉以要

明主哉。趙克國傳。克國奏。羗虜降。請罷屯田。振旅還師。所善浩星。賜迎說曰。眾人皆以辛武賢許

延壽二將擊虜虜已破壞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克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

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

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昔人蓋嘗憂之曰。國家與公卿議

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分自報罷重得讓誰復言

之者。此即克國之意分謂心自剖分也重難也畏也若人人自分有言必報罷而畏於得責讓誰肯

即魏相以歸美時相

言者不知其所條奏無以使其事若凡所見耳魏相諫

止趙克國伐匈奴右地

漢宣帝時匈奴數遣兵擊車師田者鄭吉將渠犂田卒救

之為匈奴所圍上與趙克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止之

而先零

西羌種名

之後獨身任其計可必用也豈凡所見

乎

先零楊玉與諸羌劫畧小種背畔宣帝遣克國往克國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虜謀邀

其疲劇乃擊之遂上屯田奏謹條不出兵留屯田便宜十二事又言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不戰而

自破之策也上下公卿議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將軍數畫臣任其計可必用也上於是報克國嘉

納之留田儁傑之士指世陳政言成文章昔人所難若

是者無幾人即能從中將順身任其計非凡所見較

幾音紀下同

如指掌者幾人哉又不然從閭外請便宜計定而後

發矣可而後舉

發可謂待天子報可

得之千慮失之一詰

經幾番思

慮乃得一策及奏上而天子詰問其非遂無以應

豈其才之罪也

言失在上無身任其

計之相耳

然則是編也公蓋上以紀

先帝知遇總安攘之畧下以明論道之臣任大計如

已出質有其文武云

質實也言實有文武全材使記蓋彬彬質有其文武云

鞠音菊

送泉州府袁推官序

蓋推官於一郡業鞠一郡獄也

鞠窮也謂窮覈之

無論郡守

若縣令奉職無訟也

言守令能奉職而使民無訟則不必論

即縣令之

所不能決移郡守郡守所不能決移我矣今豈無所

得於欲言而不敢盡者之情以瑛論報

論報見送袁履善序

郡

守爰書斯未能信又其說可求也跡以行吾明據以

施吾斷乎

爰書亦見履善序言郡守所不敢自信者故使我訊之則其說可求也而可徒襲舊

跡以行吾明據成案以施吾斷乎

又其繫逮在庭衆方以郡守若今

所不能決而唯恃此聽可無變也疑畏四視憚於期

還是何敢終有其乎
石其乎
為苟心必其
見直為何心
字當屬下讀

對溫舒書語云畫地為獄議雖良民何敢終有其乎

心必其見直乃吾折自一人裁自一意一朝而脫彼

於桎梏以而錯諸此使周內已成不可識察者卒然

解散片言之下此不已媮快哉言繫逮在庭之罪人

對豈能以有乎之心必其見直乃吾能察其乎誠而

去此不已媮快勝任哉周內謂周悉文致其罪推官

鞫一郡獄信媮快勝任也謂勝其任而媮取一時之

有求於郡守乎又能執如臯陶不依阿御史臺風旨

而惟法是取乎監司得如所求於郡守矣御史臺唯

法是取矣又能使無疑我乎高明臨人者上惡之則直

患處之疑則難士幼而讀書一旦得郡為鞫獄視其

學與監司御史臺所責於我者一切不合也懼然念

所以適世之故而不可得矣學則欲直道上入所責

推官於郡多少年又鞫

獄其才易見又多入為諫議貴臣新進士即選推

獨有得失之患也監司恐其害已則伺之御史臺恐

叠用三字
勢如奔馬

句法章法俱
佳

中去聲

其翫已則嘗之是故劾有輕重唯其願授劾即議獄之贖手有上下唯其氣使左傳襄廿六年楚侵鄭穿封戍囚伯州犁曰請問於囚犁上其手曰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蓋州犁上下其手而抑揚其辭者欲皇頡曲言是王子獲已也故言人徇私曰高下其手無因而其辭

其欲中我而先示以不猜之形少當於目攝攝猶整也謂不稱已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一云攝猶視也荆軻傳軻嘗與蓋聶論劔蓋攝怒而目之軻遂不敢留駕而去榆次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聶之即又若禍不可測退不自

慊發客慚惡薄言妻子無不俯畜是累指為成弊進雖懼禍而心實不自安自是良心發見一縈身家之

惡音軻慊愧也

不得不有所悅之以自安雖懼禍而心實不自安自是良心發見一縈身家之

與音預

慮不得不曲法以從又都此無他監司有生敵之防指為通弊此則迷於私耳

御史臺有薦汲之權而郡百姓不與也禍福自上官操之而百姓

不與故易于廢法以虐民子仁為能不由於是乎子仁

而難於守法以枕上也推官字言子仁能不憑藉監司御史之權以進而不虐其民否

送王中丞督理河道序

今天下御史中丞自臺中出開府者無慮數十所矣

越在四境非北事胡即南結越結音壞行而有其不

事胡結於越者左傳定四年於越入吳註於發聲也

宗人大藩仰給縣官橫不可治平準書大將軍再出

仰給縣官註縣官天子也不則盜賊亡賴依阻山澤

弄兵自喜龔遂曰使陛下赤子盜弄不則挾持左道

動搖衆心不知所為左道猶邪術如漢黃巾賊張角

以療病衆共神之角分遣弟子周游四方轉相誑誘

漢上書秦
使尉佗屠睢
將樓船之士
南攻百越當
是時秦禍北
構於胡兩挂
於越

響應曹操破滅之又如元穎州妖人劉福通作亂以紅巾為號陷穎州栾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眾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復詭言山童當為中國至欲同起兵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近時以念佛長齋惑眾各了人家即此此視之胡若越未亂而有其形矣而公方且督淮揚以北四

便去聲

部刺史大司空水部七使者行治河

工部曰冬官司空其屬有屯田

虞部水部屯田掌天下屯田及京文武職田公廨田虞部掌京都衛闕苑園山澤蕃客薪炭之事水部掌

溝洫舡艦堤堰漕運之事

天子璧馬實式靈之

河渠書自河決瓠子歲數不登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

人塞瓠子決而自臨決河沈白馬玉璧于河今群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寘決河

瀕濱河

吏卒無伐買薪石之費大興人徒之勞由淮揚以北

數千里漕具如故

運糧河道謂之漕河漕河自禹時已用之漢興引渭穿渠大利便其

時賦不盡出東南故決瓠子通淮泗必塞之今北復也今者財賦多出江南凡紫宮郊廟之奉百官六師

之給與夫邊防庶資予之出皆倚于會通之漕先是塞雁家屯而全河北徙運道無所出故今穿新河

自南陽至留城百四十里入舊河至境山五十里而運道復出江南粟百萬更得從漕上非如漢時利北

徙江南數十郡之芻粟日銜艦而至也

舡與舡相接若銜然又銜

不字為句無字貫下至之慮為句法長短錯落

艦見送右都御史序

不北事胡而南結越無宗人大藩仰給之

擾盜賊弄兵之憂左道動搖不知所為之慮歲滿且

拱手遷去矣無已而欲有所為則有餘以浸漑上潰

關音燕

其防今百姓引水饗其利不可也

河渠畫西水則通渠漢水雲夢之野

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蓄濟之間於濁則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于使所過往往往引用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

數千里多就渠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自疏水

力雖使為沃野猶之陸漕不可也

又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河內而韓閼秦之好興事欲疲之毋今東伐乃使水

工鄭國閼說秦今鑿涇水自中山山西即瓠口為渠並

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後

鄭國閼曰始臣為閼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為然

卒使就渠渠就川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

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

卒并諸侯因命曰鄭國渠○此言官引填闕之水以

既鹵地則水以多洩易乾無必膠淺不行猶之以陸

麥音高

豬音豬

為使民芟牧其棄地而聽其所為

芟乾草也謂聽民取芟及牧畜於河

雖有少府稍入不可也

又云天子發卒穿漕渠三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而渠下

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

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煩費穿

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

五千頃五千頃故畫河壩棄地民芟牧其中耳今既

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

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

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

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今少府以為稍入註其田既薄

然且不可

三者有浸灌之利則有潰防之害有沃野之利則有乾涸之害有芟牧之利則有不

洩之害故

公雖不拱手遷去不能矣

此下叙公之才無難于國家事

而以公督治河者正欲為新作明堂地耳

余入關中。蓋聞公嘗分臬潼水

上備它盜。得商洛山巨寇黃守矩者。格殺之。

見公詰盜之才

應上無賴弄兵左道搖衆意

及見公坐計陝以西。緣邊四大中丞

幕府軍士事胡者。歲數百萬。轉相餉也。是年虜大入

上郡。以軍士食給。亡所掠去。

見公備邊之才應上事胡往越意

又及

見公與右史大梁李君計宗人在朝。那。

地名占種民田

不為輸租。縣官者。殆萬頃。議請

上以其所不輸租。算如祿。使自入。因著為籍。得田萬

頃云。

以其負租抵其祿米使自收入不必別取祿以給之見公敷田清查之才應上宗藩仰給意

此以事胡越而鎮撫宗藩。虞盜賊不知所為者之變

何不可者。而以公督治河。固以為自臺中出。開府者

猶之有人哉。

言公之才饒辦此數者而獨以督治河雖為他中丞俱稱任使不至乏才乎然

實有深意欲公董作新明堂之任也唯是

天子作新明堂而治。明年春。屬受計之期。朝諸侯而

圖天下之事。

受計謂受天下郡縣所上計簿

蓋執玉帛者。萬國焉。

五等之主諸侯所執帛謂玄纁黃三色之幣帛附庸

所執禹紀禹即位會諸侯于塗山承唐虞之盛執玉

帛者掄材使者。乘傳出西南夷。掄擇也擇取美木亦謂之掄材傳驛傳也

長上聲

得因巴蜀吏幣物致其君長而喻以

天子德意

句法本史記天子拜相如為中郎將馳四乘之傳即巴屬吏幣物以賂西夷○用得

然使下所伐材才杉柎豫章

皆良木名鬱結輪困貌唯其

屈曲盤矣故堅實也鄒陽傳蟠木根柢輪困離詭而為萬乘器

長者竟數畝大者蔽

兕象

莊子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樂社樹其大蔽牛絮之百圍兕野牛也

其液如凝膏

其理如戛石

木堅實者有膠液理木之文理

楛楛疆疆由瞿唐而望

荆門蕩若垂天之雲被江流而下也

莊子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

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明堂工師操繩墨而南望

天子日夜思咏斯工之雅

小雅斯干篇乃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之詩誠

下詔切責掄材使者公豈可謂非吾所敢知由淮揚

以北數千里秋水豈多有所休息於汗澤今可導為

漕者乎游波有皓肝而離常流者乎隄防有潰瀉不

厚蓄者乎

應上三不可句

何以今水力相積負大而不膠使

杉柎豫章猶之杭葦者乎

莊子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

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四鄰風誰為河廣一葦杭之註葦兼葭之屬杭度也

部刺史司空七使者奉職行水以為非公不可耳

真

宗以寇準知天雄軍契丹使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公豈能為先尚書禮奉使馬湖時杉柎自行

皓肝音浩漢也瀉音瀉瀉也瀉音委

使去聲

應上

嘉靖間九廟災雷禮以工部尚書使馬湖忽巨木自順流而下公使能為者有河可行杉柎而已是又非公可拱手遷去時也

送浙江按察郭公轉右布政使序

起頭敘事逼真妙

不佞既起家補浙江按察副使時則公方以按察使入覲矣中道而有今命則猶以按察使圖事于大

冢宰也

今吏部尚書周謂之天官大冢宰

屬左方伯

左布政也惟布政為一方之伯

汲郡蔡公稱病公獨以按察使蒞之

聖天子既秉新政始大會諸侯受朝于明堂之位

明堂

何法

自黃帝始但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周則曰明堂周公伐成王當國朝諸侯於明堂列四岳群牧之首以玉帛率萬國而大巡功焉

十二牧之官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玉帛見送督理河道序憲

禮正刑以尊

天子禮記王制云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以聽于大

冢宰黜陟郡國差次吏功乃浙江自太守以下若丞

尉邑之令長若丞尉諸掾文學不職狀掾吏也凡公

从才音院椽桷之椽从木音傳賈誼疏坐凡七百有

奇人輒罷去公條其對與簿合無不名實相應者廩

廩乎廉貪貞淫之行以廉易貪以貞易淫或曰以勸

四岳群牧令各上觀下獲而報成

天子告竣後焉猶告成事然後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

差平聲

長上聲

行失聲

以達

聖天子德意而無梗於貪淫不職之吏則凡公以按

察使圖事于冢宰也言此皆公以按察使不然貪淫

不職之吏不以罷去斯益肆於無懲加甚於匪望重

民之疾苦何以言陳臬使者而按察為乎臬法也按

臬臺康誥王口外事汝陳時臬言先是公至自叅政

則以謂舊之有佚德而不職之吏輒幸免佚德猶宋

其有遺行與言舊官長有貪淫之行故郡縣不職吏得免罷去

聖天子方秉新政求共理余曷敢比匪彝蹈積愆也

益肆二句為
篇語脈

比夫聲與
之朋比也

行去声

匪葵見送周公掌南院序

蓋廉貪貞淫之行躬自有之矣然後簿

省中諸吏而條其得失將以屬上計名實大較應矣

又得以使者按察諸吏職不職狀以聽于冢宰

聖天子集維新之命肇有始之治而以著典常是為

所效者大也

肇開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官其有典常作之師

先是公為按

察副使者蓋十五年凡在陝西者三年假河南副使

以行薊遼諸鎮者一年實治河河南二年耳間以陝

西待調者乃九年余開公在陝西以莊浪諸衛撫治

湟中諸羗則湟中諸羗用也

用謂用命而服其教化

無以異以

又何所見得至治河河南為句

諸郎屯田雲中時而饒餉飽士馬何所見失論以待

調乎又何所見得而兩府之士給事中某若御史某

同疏謁

上假以行薊遼諸鎮乎而遂以治河河南

言公屯田雲中則雲

中效治湟中羗則湟中效原無失也何所見失而被論以待調原無不得也又何所見得而給事御史同疏保舉假以行薊遼諸鎮而後命治河河南也倒薊用一平字在上句法便奇滄溟往往喜用長句

遼諸鎮方坐索大帑聲為犒募

名為犒勞軍士召募士卒實欲賂權貴耳

而中賂權貴今士馬有饑色虛糜不訾

虛費帑帑金不可訾量

度

無能支旦夕公誠計糧穀芟藁金錢之徵發出入簿

帑音倘讀奴者非

犒音辜罪聲

首資

芟音蒙音高

稿

長上聲

責盡石束而無能欺者芟藁皆背飼馬之芻芻草簿邊長

老猶能言之也。即以治河河南猶若無所治得失無

所見安識其躬有之哉。夙夜圖所得失而自以見調

不獲其故言日夜圖謀其得失者何在卒不得其所

以見調之故因深自思惟獨有舉劾貪污謂維昔之諸中丞臺若部御史之劾奏

舉刺與上計吏之條得失名實不相應以余八年待

調圖至熟矣安能姑息以覆不職之吏使無懲自肆

匪望曰甚也大意謂諸中丞御史所舉劾往往有名

實不相應者故我入年待調此八年中圖謀至熟必欲舉劾不職吏使無枉安能姑息以掩

度入聲

孰與縱之而使直不職之吏貽害郡國哉是蓋公從參政為按察使時度

必入 覲條省中吏得失簿無不關其手名實人人

相應者即枉焉而躬自八年待調孰與縱焉而不懲

之益肆匪望之加甚之害及郡國哉此公之所卒因

以獲其故而所效者大也應上不獲其故公既告竣後遂代

蔡公左轄浙江稱大保釐畢命王以成周之眾命畢

也蓋命之以旌未期月中丞臺若諸御史臺交章言

公卓異于

上大抵存大體奉揚新政達

轄音匣

上之德意非直守筦鑰謹東南外府而已以方有顯庸不具列周禮民功曰庸乃今按察使漳州蔡公代公而於廉貪貞淫之行躬自有之也謂今按察亦自有懿行與公同因慕公之於按察使所效者大焉遂授不佞以具列者如此

廉貪貞淫及所效者大皆一一轉顧收拾

補註李滄溟先生文選一卷終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p>...</p>
------------	------------	------------	------------	------------	------------	------------	------------	------------

